

庄子通 王船山

庄子通

自叙

己未春，避兵楂林山中，麋麋之室也，众籁不喧，枯坐得以自念：念予以不能言之心，行乎不相涉之世，浮沉其侧者五年弗获已，所以应之者，薄似庄生之术，得无大疚愧？然而予固非庄生之徒也，有所不可、“两行”，不容不出乎此，因而通之，可以与心理不背；颜渊、蘧伯玉、叶公之行，叔山无趾、哀骀它之貌，凡以通吾心也。心苟为求仁之心，又奚不可？

或曰，庄生处七雄之世，是以云然。虽然，为庄生者，犹可不尔，以予通之，尤合辙焉。予之为大癩、无服，予之居“才不才之间”，“知我者谓我心忧，不知我者谓我何求”，孰为知我者哉！谓予以庄生之术，祈免于“羿之彀中”，予亦无容自解，而无能见壶子于“天壤”之示也久矣。凡庄生之说，皆可因以通君子之道，类如此。故不问庄生之能及此与否，而可以成其一说。是岁伏日，南岳卖姜翁自叙。

逍遥游

多寡、长短、轻重、大小，皆非耦也。兼乎寡则多，兼乎短则长，兼乎轻则重，兼乎小则大，故非耦也。大既有小矣，小既可大矣，而画一小大之区，吾不知其所从生。然则大何不可使小，而困于大？小何不可使大，而困于小？无区可画，困亦奚生！

夫大非不能小；不能小者，势使之然也。小非不能大；不能大者，情使之然也。天下有势，“扶摇”之风是已；我心有势，“垂天”之翼是已。夫势之“厚”也生于“积”：“扶摇”之风，生物之吹息也；“垂天”之翼，一翮之轻羽也。然则虽成乎势，大之居然小也固然。

势者，矜而已矣。矜者，目夺于成形而已矣。目夺于成形，而心怙其已然，然后困于大者，其患倍于困小。何也？心怙其已然则均，而困于小者，无成形以夺其目也。为势所驱，不“九万里”而不已；亦尝过“枋榆”矣，而失其“枋榆”。“扶摇”之风，不可以翔“枋榆”；“泠然”之风，不可以游乡国；章甫之美，不可以适于越；势之困尤甚于情。情有炯明而势善迷，岂不甚乎？

然则“乘天地之正”者，不惊于天地之势也；“御六气之辨”者，不鹜于六气之势也；必然矣。无大则“无己”，无大则“无功”，无大则“无名”；而又恶乎小！

虽然，其孰能之哉？知兼乎寡，而后多不讳寡也；知兼乎短，而后长不辞短也；知兼乎轻，而后重不略轻也；知兼乎小，而后大不忘小也。不忘小，乃

可以忘小；忘小忘大，而“有不忘者存”，陶铸焉，斯为尧、舜矣。

### 齐物论

论其“比竹”，论者其吹者乎！人其“比竹”，天其吹者乎！天其“比竹”，机之歛然而兴者其吹者乎！然则四海之广，万年之长，蝼蚁之细，雷霆之洪，欲孤用吾口耳而吾弗能，欲孤用吾心而吾弗能；甚矣其穷也！

不言而“照之以天”，得矣。不言者，有使我不言者也；照者，有使我照者也；皆因也。欲不因彼而不为彼所使，逃之空虚，而空虚亦彼，亦将安所逃之？甚矣其穷也！

未彻于此者，游于穷，而自以为无穷，而彻者笑之已。彻于此者，游于无穷，而无往不穷。天地无往而非其气，万物无往而非其机，触之而即违，违之而即触。不得已而言齐，我将齐物之论，而物之论亦将齐我也，可如之何！

智穷道丧，而别求一藏身之固，曰“圣人怀之”，斯可不谓择术之最工者乎？

虽然，吾将有辩。怀之也，其将与物相逃乎？与物相逃，则犹然与物相竞也。何也？恶屈乎物而逃之，恶随乎物而逃之，恶与物角立而无以相长而逃之。苟有恶之心，则既竞矣。逃之而无所屈，逃之而无所随，逃之而不与角立，因自以为可以相长，凡此者皆竞也。与之竞，则怀之机甚于其论；默塞之中，有雷霆焉。“不言之辩”，辩亦是非也；“不道之道”，道亦荣华也。其不为“风波之民”也无几，而奚以圣人为！

怀之者，“参万岁而一成纯”者也。故言人之已言，而不患其随；言人之未言，而不逢其屈；言人之不能言、不敢言，而非仅以相长。何也？已言者，未言者，不能言者，不敢言者，一万岁之中所皆备者也。可以言，可以不言；言亦怀也，不言亦怀也。是尧、舜，不非汤、武；是枝鹿，不非礼乐；仁义无端，得失无局，踌躇四顾，以尽其藏，而后藏身以固。唯然，则将谓之择术而奚可哉？圣人无术。

### 养生主

“以无厚入有间者”，不欲自王其神。

王其神者，天下亦乐得而王之；天下乐得而王之，而天下亦王。昔者汤王其神，而韦、顾、昆吾王；文王王其神，而崇侯虎、飞廉、恶来王；孟子王其神，而杨、墨王。神王于此，而毒王于彼；毒王于彼，而神不容已，益求王焉；此古之君子所以终其身于忧患而不恤其生者也。

夫“无厚”则当之者独，厚则当之者博。当之者博，所当者非间也。间不相当，而非间者代间者与吾相拒，间者反遁于刃所不施，虽君子未有不以为忧者也，乃非无以处此矣。

“生有涯”，则神有涯，所当者亦有涯也；其他皆存而不论，因而不治，抚而不诛者也，于是而神之王也独微，

万物也，二气之毗，八风之动，七政之差，高山大川之阻，其孰能御之？故王者之兵，不多其敌；君子之教，不追其往。天下之心知无涯而可以一二靡，终其身于忧患而不与忧患牾，无他，有经而已矣，

经者褻也，褻者正也，正者无厚者也。反经而不与天下争于智数，孰谓君子之王其神为樊雉也哉？

### 人间世

耳目受物，而心治物。“殉耳目内通，而外于心知”，能不“师心”者也。师心不如师古，师古不如师天，师天不如师物，何也？将欲涉于“人间世”，心者所以涉，非所涉也。古者前之所涉，非予涉也。天者唯天能以涉，非予所以涉也。今予所涉者，物而已矣，则何得不以物为师也耶？卫君之暴，楚齐之交，蒯聩之逆，皆师也，而天下何不可师者哉？

抑尝流观天下而慨人事之难矣。庸人之前，直说拙于曲说；伎人之前，讽言危于正言。“不材之木”，无故而受伐者亦数数然。“无用之用”，亦用也，用斯危矣。夫所患于师心者，挟心而与天下游也。如使师物者挟物而与天下游，则物亦门也，门亦毒也。阖门而内固其心，辟门而外保于物，皆有泰至之忧。

韩非知说之难，而以说诛；扬雄知白之不可守，而以玄死。其用心殊而害均，则胡不寻其所以害乎？履危世，交乱人，悲身之不幸而非不材，斯岂可以计较为吉凶之准则哉？有道于此，言之甚易，行之不劳，而古今之能知者鲜。故李斯叹东门之犬，陆机怨华亭之鹤，而龙逢、比干不与焉。无他，虚与不虚而已矣。

天下皆不足为实之累，而实填其“生白”之“室”以迷闷而不知“吉祥”之“止”者，生死已尔，祸福已尔，毁誉已尔，口口已尔。此八实者，填心之积也，古今之奉为师而不敢违者也。八者虚而天下蔑不虚矣，故物皆可游也。规规然念物之可畏而避之，物不胜避矣。物不胜避，而况天之生杀乎？“何暇至于说生而恶死”？龙逢、比干所以与不材之木同至今存也。

### 德充符

德人而矜有德之容，为容人而已矣；德人而矜德之无容，为无容之人而已矣。“道与之貌”，貌一道也；“天与之形”，形一天也。“死生亦大矣，而不得与之变”；故生于道，死于道；生于天，死于天；道无不貌，貌无非道；天无不形，形无非天。然则生于形，死于形，生于貌，死于貌，死生可遗

，而兹未尝与之相离也。

以道殉容，曼人而已矣。以容殉生，靡人而已矣。以道忘容，忘道而已矣。介者，无趾者，无脤、大癭者，且不丧其全德，况其不尔者乎？

“忘其所不忘”，而以殉形，则人知其妄。若夫“不忘其所不忘”，而形与貌在焉，天之所以成，成之所以大，浑外内，合精粗，凝道契天，以不丧其所受。夫圣人者，岂得以詹詹于形貌之末而疵之也哉？

悲哉！卫灵公之愚也，得无脤者而视全人之脤肩肩。悲哉！齐桓公之愚也，得大癭者而观全人之脤肩肩。则使之二君者，以巍冠大绅、高趾扬眉之士，怀溪壑，腹刀剑，而得其心，抑将视天下容之不盛者，虽有德，若将浼焉，恐去之不夙矣。

故符者，德之充也；非德不充，非充不符。不充而符，谓之窃符；不德而充，谓之枵充。德之不充，是谓替德；充之不符，是谓僂充。“道与之貌”，貌以肖道；“天与之形”，形以酬天。冥冥于名闻之间，而数变其天形，则胡不内保而外不荡，逍遥于“羿之毂中”，以弗丧吾天也乎？故其为容，非容人之容也；其为无容，非无容人之无容也；以德徵符，德无非符；以符合德，符无非德。能知天下之以形貌为货，而不知其为符也，又恶知德哉？

大宗师

“踵息”者，始教也，而至人之道尽矣。“寥天一”，无可人也。自踵而上，无非天也，无非一也，然而已寥矣。

“逆寡”、“雄成”、“谟士”，皆“喉息”也。“悦生”、“恶死”、“出訢”、“入距”，皆“喉息”也。“乐通物”、“有亲”、“天时”，皆“喉息”也。“刑”、“礼”、“知”、“德”，皆“喉息”也。“好恶”，皆“喉息”也。引而至于踵，寡亦逆，成亦雄，士亦谟，生亦说，死亦恶，出亦訢，入亦距，通物亦乐，亲亦有，时亦天，刑亦体，礼亦翼，知亦时，德亦循，好亦好，恶亦恶；以死殉数者而特不以喉。于是而寥矣，不可度矣，不可竭矣，不可以功功，不可以名名，参万岁，案万物，非天非一，其孰足以胜此哉？

天下好深，而独浅其天机，于是淫刑而侈礼，阳慕德而数用知，喜怒好恶，以义为朋，而皆以深其嗜欲。自喉以下，嗜欲据之，而仅余其喉以受天，而即出之，此古今之通患，言道者莫之能舍也。

夫天虚故受，天实故撰。受之而不得出，非天非一，则若哽于膺，而快于一吐。撰之而不足，非天非一，则改易君臣，颠倒表里，以支其所不逮，而冀速应之以无惭。呜呼！知天之虚，知天之实者，古今鲜矣。

若然者，非他求之也；即其所为息者，引而至于踵，无所闻也，无所缺也

。孰使而闻“副墨”而若惊，闻“雒诵”而若醒，闻“瞻明”而若奔，闻“聂许”而若饫，闻“需役”而若嘍于蚊蚋，闻“於讴”而若厉风之激于室乎？以嗜欲济嗜欲，不足则援道以继之，天下皆浅而天丧其机，于是而天亦戚矣。阖户以求人之入，而人莫入也，而天亦枵矣。天戚则亦无乎不戚，于是而愀僮荧譔，终其世以为喉，任忧患而彻于死。天枵，则所为者皆枵也，枵而攫之，未有得宁者也。然则天下之好深，而得深之患，皆浅而已矣。

引而之于踵，至矣。虽至于“寥天一”，不能舍此以为救也。“犯人之形”以百年，无不取诸其藏而用之，而后知天一之果寥也。

应帝王

天下皆“未始出吾宗”者也，而骇于物之多有者，事至而輶然，事至而瞿然，事至而熒然，事至而的然，谓是芸芸者皆出吾宗之外者也。于是以为迎之而可无失，则“藏仁以要人”；于是而以为有主而可以相治，则“以己而出经”；于是以为悉体之而可尽，则“劳形怵心”，以来天下之求。凡此者，慕圣人之功而不知其所以功者也。

夫天下未始出吾宗，而恒不自知。苟知其不出吾宗，则至静而“不震”，其机为“杜德”；至深而“不波”，其机为“踵发”；至安而容，至敛而涵，其机为“渊”；皆以不丧吾宗而受天下以不出，然后可“流”，可“靡”，无物不在道之中，而万变不足以骇之。

虽然，所谓宗者，必有宗矣。无以求之，其唯天乎！我之与天子，皆天之子，则天子无以异；天子之与天下，皆天之子也，则天下无以异。道者归于道而已矣，德者归于德而已矣，功者归于功而已矣，名者归于名而已矣，利者归于利而已矣，嗜欲者归于嗜欲而已矣。道亦德也，德亦功也，功亦名也，名亦利也，利亦欲也，欲亦道也。道不出吾宗，虽有贤智，莫之能逾；欲不出吾宗，虽有奸桀，莫之能诡。不骇天下，则不患吾之寡。吾无寡而天下无多，不谓之一也不能。

“藏天下于天下”，而皆藏于吾之宗。名焉而不为尸，谋焉而不为府，事焉而不为任，知焉而不为主；尸焉而不为名，府焉而不为谋，任焉而不为事，主焉而不为知。抑滔天之洪水，躬放伐之烈名，帝自此帝，王自此王，未始出吾宗，而何屑屑以啻为！

骈拇

体之所本无，用之所不待，无端而生，恃焉而保之，得则喜，失则忧，是之谓骈枝赘疣之不可决也。

非曾史而为曾史，非有虞氏而为有虞氏，非伯夷而为伯夷，“色取”者也，“助长”者也。以仁义为彼而视之听之，则不知名实之合离。

自闻则不昧其声，自见则不昧其形，果且为仁义，则指之五、掌之二而可决邪，而可齟邪？非但恶泣而畏啼也。

知仁之不远，知义之内，自奔其命而非奔仁义，伯夷以之馁而不怨，何啼泣之有哉！所恶于残生损性者，以其继之以啼泣也。

马蹄

马不衔勒，将焉用马？木不斫治，将焉用木？不为牺尊，将焉用朴？不为珪璋，将焉用玉？不取仁义，将焉用道？“踳跂好知，争归于利”者，圣人之过，圣人尸之而不辞。

知圣人之为道，任过而不辞，则所以酬圣人之德而不敢昧也，将若何乎！

胠篋

圣人，不可死者也；大盗，不可止者也。盗既不可止矣，圣人果不可死矣。知圣人之不可死，大盗之不可止，无可奈何而安之以道。犹将延颈举趾，指贤智为名以殉其私利而欲以止盗，其不为大乱也鲜矣。

知其玄同，以生其道法，则圣人日生，大盗日弭，孰标提仁义以为“盗竿”也哉？

在宥

人心之动，有可知者，有不可知者。不可知者，人心之天也。治天下者，恒治其可知，而不能治其不可知。

治其可知者，人心则既已动矣，乃从而加之治：以“圣知”加诸“桁杨”，以“仁义”加诸“桎梏”，以曾、史加诸桀、跖，不相人而只以相抵，不谓之“撻人心”也不得。所以然者，治其可知，名之所得生，法之所得施，功之所得著，则不必有圣知、仁义、曾史之实，而固可号于天下曰，吾既已治之矣。

若夫不可知者，无实焉有名？无象焉有法？无败焉有功？名法功之迹隐，故为侈天下者之所不事。

然而人心之未起，则无所撻也；于不可知而早服之，治身而已矣。慎乎其喜，天下不淫；慎乎其怒，天下不贼；喜怒守其知，天下不骛。“至阳之原”，无物不昭；“至阴之原”，无物不藏。无物不昭，不昭物也；无物不藏，不藏物也。物各复根，其性自正；物固自生，其情自达；物莫自知，漠然而止其淫贼。此圣知之彻，而曾史之所以自靖也。自靖焉，则天下靖矣。

天地

为万物之所取定者，“大小长短修远”各有成数，无他，己所见者止于有形，因而存之；得之而喜，失之而怒，徇其成形，而不顾天下之然与不然，此古今之大病也。

无形者，非无形也，特已不见也。知无形之有形，无状之有状，则“大小长短修远”已不能定，而况于万物乎？无形之且有形矣，无状之且有状矣。静而有动，动留而生物，物生于俄顷之间，而其先皆有故也，一留而形成矣。知此，则能弗守其静，以听其动乎？静不倚则动不匮，其动必正，其留必成，其生必顺。天地之生物，与圣人之起事，一而已矣。

心虽剝也，剝其取定之心，而必有存焉者存。“见晓”，“闻和”，“官天地”，“府万物”，而人莫之测。非莫测也，天下测之于“大小长短修远”，于其无形之皆形、无状之皆状、如量而各正其性命者，莫之测也。

### 天道

虚则无不可实也，静则无不可动也。无不可实，无不可动，天人之合也。“运而无所积”，则谓之虚；古今逝矣，而不积其糟粕之谓也。“万物无足以饶心”，则谓之静；以形名从其喜怒之谓也。

虚静者，状其居德之名，非逃实以之虚，屏动以之静也、逃虚屏动，已愈逃，物愈积，“胶胶扰扰”，日饶其心，悻懣而欲逃之于死，死且为累，遗其虚静之糟粕以累后世。故黄老之下，流为刑名，以累无穷。况有生之日，屏营终日，与喧相竞，而菀积其悒快乎？

虚静之中，天地推焉，万物通焉，乐莫大焉。善体斯者，必不噉噉然建虚静为鹄而饶心以赴之，明矣。

### 天运

化之机微矣！化之神大矣！神人，故天地、日月、云雨、风雷动而愈出。机微，故求其所以然者，未有能测之者也。从其微而观之，则疑无化之者；无化之者，则“中无主”而奚止也。从其大而观之，则疑有操纵之者为其大司；有司操纵之权者，则“外无正”而不足以行。

天下之用心用物者，不出两端：或师其成心，或随物而移意，交堕于“大小长短修远”之中，而莫之能脱。夫两者不可据，而舍是以他求，则愈迷。

是以酌中外之安，以体微而用大者，以中裁外，外乃不淫；虚中受外，外乃不窒。治心治物者，虽欲不如是而奚可？

### 刻意

天下之术，皆生于好。好生恶、生悲、生乐、生喜、生怒。守其所好，则非所好者虽有道而不见虑。不得其好则忧，忧则变，变则连，连则必有所附而胶其交；交之胶者不终，则激而趋于非所好。如是者，初未尝不留好于道，而终捐道若忘；非但驰好于嗜欲者之捐天机也。

物虽可好，必知有道；道虽可好，必知有精。道以养精，非精以养道。天下莫不贵者，精而已矣！精者，心之以为可，而非道之以为可。

## 缮性

守名义之已然，而不知其然；因时会之所尚，而已无尚；矫物情之所甚，而激为甚；夫是之谓俗夫。

欲治俗，故礼乐兴焉。礼乐之始，先于羲、燧。羲、燧导礼乐之精，扬诤于万物。然则三王之精，精于黄、珣，明矣。天下之妙，莫妙于无。无之妙，莫妙于有有于无中，用无而妙其动。仁义，情而非法；礼乐，道而非功。礼动乐兴，肇无而有。无言无功，涤俗而游于真。不揭仁义之鼓以求亡子，默动而已矣。

俗之所不至，初之所全，明之所毓，云将之游，鸿濛之逝，御寇泠然之风，均之以天和，“知恬交相养”，而无以易其乐；又何轩冕之足云！是之谓“达礼乐之情”。

## 秋水

海若存乎量，河伯因乎势。以量观者，量之所及，函之而若忘之；量之所不及，映之固知有之。以势盈者，势之所至至之，势之所不至不能至也。

“秋水时至，百川灌河”，则河伯几狭海面自盈。寒潦降，汀沚出，则并丧其河，而奚况海哉？使河能不丧其量，则在河而河，在海而犹然河也，奚病乎？

尧、舜之让，汤、武之争，量也；“有天下而不与”，其何损焉！子哙之让，白公之争，势也；势不继而丧其固有矣。量与势者，“贵贱之门，小大之宗”也。

## 至乐

群趋之乐，趋于万物出入之机也；群争之名，争于人心出入之机也。

忧乐定者，乐不以机；名实定者，争不以机。故或谓之得，或谓之失，或谓之生，或谓之死，而皆非也。众人出入乎机，内求之己而不得，则分得分失，分生分死，分乐分不乐，宜矣。

有常乐、有常名者，生死不可得而间，况荣辱乎？

行其所独知，而非气矜以取名，则子胥之死，犹久竹青宁之化也。志士且自以为死而乐，死以为名，何望于乘机之民！

## 达生

“知之所无奈何”，非不可知也，耳目心思之数量，止于此也。夫既止于此，犹且欲于弗止于此者而奈之何也，得乎？虽然，知亦无涯矣。守其所知，以量其量、数其数，止于此而可以穷年。此奈何者未易奈何也，而人且无奈之何，顾欲奈其所无如何，是离人而即谋于鬼。人鬼不相及，而离此以即彼，其于生与命，亦危矣哉！

“纯气之守”，守其可奈何者也；“得全于天”，全其可奈何者也；“开生”者，开其可奈何者也；“用志不分”，志其可奈何者也；“内重外拙”，重其可奈何者也；“视羊之后者而鞭之”，鞭其可奈何者也；“长乎性，成乎命”，成其可奈何者也；“见鑿然后加手”，加其可奈何者也；“一而不桎”，一其可奈何者也；“为而不恃”，为其可奈何者也。穷年于知之所可奈何，则外荡之知，梦所不梦，“以鸟养鸟”，爰居可畜，而况吾之肝胆乎？

#### 山木

命大性小。在人者性也，在天者皆命也。既已为人，则能性而不能命矣。在人者皆天也，在己者则人也。既已为己，则能人而不能天矣。

物物者，知物之为物而非性也。不物于物者，知物之非己，而不受其命也。“饥渴、寒暑、穷桎”，至不可忍，而人能忍之，知其为天焉耳。物之所利，不可从而从之，不知其为命焉耳。

不知物之为天，天之为命，于是而希其不可得者以为得，是之谓幻心。人之不能有天，己之不能有物，虽欲为功于正，而固不能。不能而欲为功，是握空囊火之术也，世目之为幻人。

正而不待之，不谋贤，不欺不肖，不见其岸，约慎以循乎目前，正己之道有出于是者，是之谓“才不才之间”；非规避于一才一不才之间，以蕲免于害之谓也。

#### 田子方

“真”而弗“缘”，非“葆”也；“清”而绝“物”，非“清”也；“陋于知人心”，非“明乎礼义”也。自命为儒，而非儒者众，“步趋”而弗能“绝尘”也。待日月而用其“趾目”，无趾目者也。

趾有所以为趾，目有所以为目，有不亡者存。

夜其昼而昼其夜，全其神明于“解衣磐礴”之中，则天下亦不待目而见其明，不待趾而效其行，不待言而消其意。君子之道，言此亦数数矣，非庄生之仅言也。

#### 知北游

“参万岁而一成纯”，所为贵一也。众人知瞬，慧人知时，立志之人知日，自省之人知月，通人知岁，君子知终身，圣人知纯。其知愈永，其小愈忘。

哀哉！夜不及旦，晨不及晡，得当以效，而如鱼之间流淙而奋其鳞鬣也。言之唯恐不尽，行之唯恐不极，以是为勤，以是为敏，以是为几。“朝菌不知晦朔，蟪蛄不知春秋”，自小其年以趋于死，此之谓心死。

#### 庚桑楚

持于“不可持”，以不持持之而无所持，则其“宇泰”。持之“灵台

”，其泰乃定。唯其为“灵台”电，斯发乎“天光”矣。

“天光”者，天之耀吾“灵台”者也。众人之昧也，“实而无乎处”，强为之处；“长而无乎本剽”，强为之本剽；是冰与冻也。于是乎其字不泰，而匿其“天光”。能释冰与冻，无所匿而“天光”发，较之为贤矣，释氏之所谓“定生慧”也。虽然，其止此也矣。

“天光”耀乎“灵台”，则己之光匿，故“天光”者能耀人者也。有形者之齐于无形，“天光”烛之则冰释矣。无形者之有形，“天光”发而已之光匿，覩面而不相知，未有能知者也。持”不可持”，而自有持者存。“以有形象无形”，非以无形破有形也。

无形者，非无也。静而求之，旷眇而观之，宇宙之间，非有无形者。“天光”耀而夺吾光，于是乎而见为形，见为无形，不可持也，非固有其无形可持也。形可持而无形“不可持”，无形“不可持”而非有无形者，则固可持矣。

尧、舜之持，皆显无形之形者也。”春气发而百草生，正得秋而万宝成”，经营无形以显其有，无处、无本剽而实者实、长者长，莫之能御。斯岂“天光”之所能显乎？未可以“天光”之发为至极之观也，明矣。

徐无鬼阙

则阳

以人思虑之绝，而测之曰“莫为”；以人之必有思虑，而测之曰“或使”；天下之测道者，言尽矣。夫“莫之为”则不信，“或之使”则不通；然而物则可信而已通矣。知其信，不问其通；知其通，不恤其信；一曲之见，不可以行千里，而况其大者乎？

必不得已而欲知之，则于“圣人之爱人”而知之。“其爱人也”，何以“终无己”，则疑乎“或之使”也；其“爱人也，人与之名，不告则不知”，则疑乎“莫之为”也。“莫之为”而为矣，“或之使”而未尝有使之者也。圣人之仁，天地之心，氤氲而不解，不尸功，不役名，不见德。此天之兆于圣人，圣人之合天者也。

虽然，非“莫为”而无其迹，非“或使”而自贞其恒。“不知其然”者，人之谓圣人也。然圣人亦似然而实不然也。知其然，乃可驯至于“不知其然”。圣人之于天道，特不可以情测，而非不可测。未可以“莫为”、“或使”之两穷，而概之以“不知其然”也。天地之心，天地之仁；圣人之仁，圣人心之心也。

外物

“外物不可必”，必之者成心之悬也。可流、可死，可忧、可悲，忠孝无待于物，流死忧悲，而和未尝焚也。

苟尽于己而责于物，逢其“错行”则“大絃”。雷霆怒发而阴火狂兴，皆已与物“相摩”之必致者矣。忠孝而不焚其和，道恶乎有尽？

故方涸而请“西江之水”，侈于物之大者也；揭竿而“守鲛鮓”，拘于物之小者也；“载”而“矜”之，以物为非誉者也；“知困”“神不及”，移于物之梦者也。以忠孝与世“勃溪”，心有余而自“塞其窞”，名节之士所以怨尤而不安于道。知然，则道靖于己，而无待于物，刀锯水火，且得不游乎？而奚足以为忠孝病！

寓言阙

列御寇阙

让王四篇贗书也，鄙倍不可通

天下

患莫大于“治方术”，心莫迷于“闻风而说”，害莫烈于“天下之辨者相与乐之”。

夫圣人以为天之生己也，行乎其所行，习乎其所习，莫非命也，莫非性也，终身行而不逮，其言若忤，奚暇侈于闻、逐于乐、擅于方术以自旌？

道之在天下也，“无乎不在”，亦择之不给择，循之不给循，没世于斯而弗能尽，又奚暇以其“文之纶”鸣？

“《诗》以道志，《书》以道事，《礼》以道行，《乐》以道和，《易》以道阴阳，《春秋》以道名分。”道也者，导也；导也者，传也。因已然而传之，“无传其溢辞”，以听人之自酌于大樽。大樽者，天下之共器也。我无好为人师之心，而代天之事已毕。故《春秋》者，刑赏之书也，“论而不议”，故“不赏而劝，不怒而威”。

墨翟、禽滑厘、宋钐、尹文、彭蒙、田骈、慎到、关尹、老聃、惠施者流，非刑非赏，而议之不己，为“山林之畏佳，大木百围之窍”而已矣，可以比竹之吹齐之矣，如《春秋》之不议，而又何齐邪？

故观于《春秋》，而庄生之不欲与天下耦也宜。